

# 『從修辭批判看腓立比書的整全性』 - 黃偉健(MDiv1)

---

## (一) 前言

腓立比書可說是許多信徒最喜愛的保羅書信，不只因信中充滿喜樂與平安的信息，也是因在信中看到保羅對信徒親切的關心與勸勉。但很多信徒在閱讀此信時，往往發現當中有好些不協調的地方，令人十分費解；而從十九世紀起，很多聖經學者亦開始質疑腓立比書的「整全性」(Integrity)，相信它是由多封信湊合而成，<sup>1</sup>本文就是嘗試以「修辭批判」(Rhetoric Criticism)<sup>2</sup>的方法，從體裁格式、風格及內容三方面，「共時性」(Synchronic)的探討腓立比書的整全性。

## (一) 體裁(Genre)格式的不配合

大多學者相信保羅信件的體裁都介乎於「信函」(letter)和「書信」(epistle)之間，<sup>3</sup>而腓立比書的體裁則傾向屬於較私人性質的「信函」，可說是保羅以朋友的身份給腓立比教會的友情信函，而且都是根據「希羅時期」的格式而寫：<sup>4</sup>

- i) 信首語 (Letter opening)
- ii) 感恩語 (Thanksgiving)
- iii) 信的主體 (Letter Body)
- iv) 信末語 (Letter closing)

但當我們細心比對腓立比書與「希羅時期」的信函，特別是保羅其他書信的格式時，我們會發現當中有一些不相合的地方。

### 1.0 感恩語

根據上述的格式，感恩語應是跟隨在信首語之後，而保羅也確在一章3節為著腓立比信徒所做的「善工」而感恩；但為何保羅對腓立比信徒餽贈的感謝，卻在四章10至20節才出現呢？這種將感謝放在近信末之處的安排，不單與上述格式不吻合，也是在保羅其他信中找不到的。<sup>5</sup>

### 2.0 信的主體

---

<sup>1</sup> 在 Jeffrey T. Reed, *A Discourse Analysis of Philippians* (Sheffield: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, 1997), 146-149 中，作者就列出由十九世紀初至現今，接近五十位反對腓立比書整全性的聖經學者。

<sup>2</sup> 修辭學有分狹義和廣義，前者提古希臘的演說和辯說技巧，後者是泛指一般性文字技巧。這裡所指的是後者。(參：吳慧儀：〈加拉太書的修辭〉《讀經、研經、釋經》，傳經講座系列二 (香港：中大崇基神學組，2000)，頁 221。)

<sup>3</sup> 希羅時代的信件分為「信函」(letter)和「書信」(epistle)，前者是非文學性文體，寫給某個特定的對象，內容較為私人的，而後者採用文學上的書信體，對象是公開的受眾。參：張達民、黃錫木：《使徒行傳與保羅書信要領》(香港：基道，2003)，頁 66-67。

<sup>4</sup> L. Gregory Bloomquist, *The Function of Suffering in Philippians* (Sheffield: JSOT Press, 1993), 116-117

<sup>5</sup> 不論支持或反對腓立比書整全性的學者，大多認同這種安排在希羅時期的信件中不是常見的。

在二章19至30節，保羅提到將會打發提摩太及以巴弗提回到腓立比教會，並自信他也能很快去到他們當中。在其他保羅書信中，這種提及自己行程及「打發」(πέμπω)<sup>6</sup>同工的安排，大多只是在信的主體近結束之處才出現(如林前十六及西四)；<sup>7</sup>但在腓立比書，卻罕有地在信的中間出現；但更特別的，在這段經文與第三章<sup>8</sup>之間，剛巧出現了帶有「最後」意思的「我還有話說」(三1)這個片語(idiom)。

「我還有話說」，原文是το λοιπόν，《聖經新譯本》譯為「最後」，<sup>9</sup>在林後十三11、弗六10<sup>10</sup>、帖前四1及帖後三1中都有出現，全是用來引入信函主體的最後部份，<sup>11</sup>但在腓立比書中，這個片語卻奇怪的出現了兩次，第一次出現在信的中間部份(三1)，而第二次才出現在信的最後部份(四8)。

### 3.0 信末語

保羅通常以屬靈的「祝福語」(Benedicton)<sup>12</sup>作為信末語，<sup>13</sup>其句式大多是「願主的...與你們同在」(如林前十六23)，或「願神...使你們...」(如帖前五23)；但在腓立比書中，首兩次出現的「祝福語」(四7、9)卻不是在信的末處；而且加上信末的另外兩個「祝福語」(四19、23)，全信總共有四個「祝福語」(全在第四章!)，這在保羅書信中實是少有。

## (二) 風格(Style)的不協調

相比於保羅的其他書信，腓立比書的風格是比較私人性的，就像是寫給至愛親朋的信件，信中有很多如「想念你們」(一3及一8)、「掛念你們」(二20)、「常在我心裡」(一7)等親切字句，<sup>14</sup>表達了保羅對腓立比信徒的關切與掛念，而保羅亦多次以「歡喜」(一4、一18)、「喜樂」(二2、二17)與「得著安慰」(二19)等字句，表示對腓立比人「同心合意興旺福音」(一5)的欣賞。

### 1.0 「親切」到「嚴厲」

<sup>6</sup> 「打發」一詞原文是 πέμπω 或 αποστελλω，在林前十六3、弗六22、西四8,9、提後四12、多三12及門12都可找到，全都用在信的最後部份，只有在腓立比書用在信的中間。(其他例外情況的解釋可見註7。)

<sup>7</sup> 有支持腓立比書整全性的學者，指出類似的經文也可在林前四14~21、林後一15~23、八18~24、加四12~20及帖前二17至三13中找到，但筆者認為該些經文與此處的經文有所不同，其重點只在於交代或強調其他事情，而不在於保羅的行程及「打發」這事情上，如在林前四14~21，保羅只想提醒信徒要效法他及聽提摩太的教導，在林後一15~23，保羅只是想交代自己改變行程的原因；在加四12~20，保羅也只是想強調他與教會之間的情誼，求他們不要受仇敵的離間；最後在帖前二17至三13中，保羅也只是想交代打發提摩太的原因，而事實上在三6提摩太已回到保羅身旁報告情況了。至於林後八18~24，也涉及林後的整全性，不在此討論。

<sup>8</sup> 下面的討論將會指出，三1b至四9無論在內容和風格上也與前面的經文有不協調的地方。

<sup>9</sup> 雖然有學者指出這個片語可用作過渡詞引入一個新意思(見：馮蔭坤：《腓立比書》(香港：天道，1987)，頁332。)，但比較它在其他保羅書信的位置和用處，筆者較接納《聖經新譯本》的翻譯為「最後」的意思。

<sup>10</sup> 在林後十三11、弗六10，被譯為「還有未了的話」。

<sup>11</sup> 一些學者同意帖前四1及帖後三1都是到了信的最後部份。參：Walter Schmithals, *Paul & the Gnostics* (New York: Abingdon Press, 1972), 71.

<sup>12</sup> 「祝福語」可分為「平安的祝福語」(Peace Benedicton)及「恩典的祝福語」(Grace Benedicton)，腓四7,9是前者，而腓四19,23便是後者。參：Jeffrey A.D. Weima, *Neglected Endings: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Pauline Letter Closings* (Sheffield: JSOT Press, 1994), 78-104.

<sup>13</sup> Reed, *A Discourse Analysis of Philippians*, 409

<sup>14</sup> 保羅在腓一23~24中，甚至表達為著他們，願意延遲「離世與基督同在」的益處。

但保羅這種親切的文筆，卻在三章1節的下半部，急劇轉變成詞鋒銳利的「辯論」(polemic)<sup>15</sup>風格，以強烈甚至帶有侮辱性的字眼，如「防備」、<sup>16</sup>「犬類」、<sup>17</sup>「作惡的」(三1b)，來告誡腓立比信徒不要受他們的迷惑，這與前兩章及四章4節以後經文的風格形成強烈的對比。<sup>18</sup>

## 2.0 「人際互動」到「自我表述」

此外，在一至三章中，保羅每每在論述自己的事情後，便會對應地關心勸勉信徒，形成腓立比書注重「人際互動」(interpersonal)的風格，<sup>19</sup>可是在四章10至20節整段中，保羅卻只是興奮地講述他的情況和想法，並沒有向信徒作出任何勸勉，明顯地與前面的風格有所不同。<sup>20</sup>

### (三) 內容(Content)的不吻合

除了在格式與風格上的不協調，以下兩段經文與信中其他經文，在內容上也有些不吻合的地方。

#### 1.0 四章10至20節

從前面的經文得知，保羅從以巴弗提收到腓立比教會的餽贈後，應已經與腓立比教會的信徒有多次的互通消息，<sup>21</sup>但四章10至20節的情深剖白，似乎是保羅第一次向腓立比教會表達謝意，為何保羅要等這麼久才感謝他們呢？

而且，根據里德(Reed)對腓立比書作出「詞彙的」(Lexical)分析，<sup>22</sup>我們發現在腓立比書一至三章中，遍佈很多「暗示的敵人」(Implied 'opponents')，<sup>23</sup>但在整段四章10至20節中卻一個也找不到。

#### 2.0 三章1節下半部至四章3節

如在討論「風格」時提到，這段經文對敵人的描繪(三2及18)，明顯地比前兩章更為嚴厲和具體，令人質疑這裡所指的敵人是否與前面(一28及二15)的一樣。

<sup>15</sup> Reed, *A Discourse Analysis of Philippians*, 132.

<sup>16</sup> 這裡原文是 βλέπετε，可解作「看」與「留心」的意思，但以保羅急切的語氣來說，把此字解為「防備」更為適合。參：馮蔭坤：《腓立比書》，頁 336。

<sup>17</sup> 一世紀的猶太人常稱外族人為「狗」，保羅在這裡是以這個鄙視的稱呼回敬一班要求外邦信徒受割禮的「猶太主義者」。參：同上書，頁 337。

<sup>18</sup> 當然，這裡不是說在希羅時代的朋友書函，就不能帶有勸勉的性質，正如一些學者指出，腓立比書本身的體裁就是「一封友誼勸勉書函」(a hortatory letter of friendship)，(參：費依〔G. Fee〕：《腓立比書註釋》(Philippians)，潘秋松、吳蔓玲譯(台北：道聲，2004)，頁 22-23。)而在腓一、二章中，我們亦可找到不少保羅對信徒的勸勉；但比較起第三章，這些勸勉的語氣明顯地是較為溫和及非辯論性的。

<sup>19</sup> 例如在腓二 6-11，保羅以「基督的讚歌」講述基督的順服後，便立即在 12-18 節勸勉信徒過順服的生活。

<sup>20</sup> Reed, *A Discourse Analysis of Philippians*, 411.

<sup>21</sup> 在腓一 26，腓立比的信徒知道以巴弗提生病了，而以巴弗提也知道腓立比的信徒因他的生病而難過，因此，可以推斷他們是有互通消息的。

<sup>22</sup> Reed, *A Discourse Analysis of Philippians*, 296.

<sup>23</sup> 同上書，頁 374。

此外，這段經文的上下經文都是關於「靠主喜樂」的提醒，與這段經文的內容並不吻合；因此，如將這段經文取出，上下文便很順暢地連接在一起。

#### (四) 總結

對體裁格式、風格及內容，這三個互相緊扣的層面作出分析後，我們確實有理由懷疑腓立比書的整全性，並根據當中的不協調，推論此書是由三封保羅在不同時間所寫的信編修而成的。<sup>24</sup>

誠然，這種推論並不能解決所有問題，如編修者為何會做出如此差勁的拼合？而除了早期教父保利革(Polycarp)的信件外，<sup>25</sup>也沒有太多外證支持腓立比書不是一封整全的信；<sup>26</sup>事實上，現今仍有很多聖經學者然堅持此信是整全的。

但是，正如里德(Reed)指出腓立比書中的不協調性，已足以使反對此書整全性的學者克服了「最先提供證據之責任」(initial burden of proof)，<sup>27</sup>而亦有愈來愈多聖經學者開始認同此書是由多封信拼合而成；<sup>28</sup>因此，相信在將來的聖經研究中，腓立比書的整全性仍會有相當多的討論及研究。

<sup>24</sup> 反對腓立比書整全性的聖經學者，對於信中的拼合都有不同的意見；筆者根據本文的重點，將腓立比書分為三封信，列表如下：

	信一	信二	信三
信首語	--	—1~2	--
感恩	--	—3~11	--
信的主體	四10~18	—12~三1a	三1b~四3；四8
信末語	四19~20	四4~7；四21~23	四9
風格	感恩	親切	嚴厲
內容	感謝腓立比教會的餽贈	向信徒作出情深勸勉	對信徒作出告誡
寫作時間	寫於以巴弗提抵步不久	以巴弗提病癒後	得知腓立比教會受到猶太主義者的迷惑時

<sup>25</sup> 保利革在他寫給腓立比人的信中，以「它們」來形容保羅寫給腓立比信徒的信(是複數)，因此有學者相信保羅寫了至少兩封信給腓立比教會。參：馮蔭坤：《腓立比書》，頁 21。

<sup>26</sup> 有學者指出並沒有抄本支持腓立比書是由多信拼合而成。參：Bonnie B. Thurston and Judith M. Ryan, *Philippians and Philemon*, ed. Danial J. Harrington (Collegeville: Liturgical Press, 2005), 32.

<sup>27</sup> Reed, *A Discourse Analysis of Philippians*, 151

<sup>28</sup> 同上書，頁 150。